

誰的壽山？

撰文／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副教授 李文環

初識壽山，是在西子灣。那時候，沙灘、平地緊挨著山丘，沒有水泥高樓，遠處高聳多嬌的山稜線就足以懾服年少的心靈。當年管制多，政府在西子灣拉起一條觀看壽山的紅線，山之美宛如展示的畫，看得再多，也難以在心中真切起來。往後十年，對壽山的印象始終停格在這山海之際。1989年底，第一次從龍泉寺登山口接觸柴山。在穿過排矮房所包圍的彎曲小巷後，進入鳥道小徑。不久，眼前蒼鬱林木、古藤盤繞，陽光只能稀疏散落，換來一抹陰涼；處處鳥鳴聲，偶聞猿啼叫。這宛如桃花源般光景，著實令人驚嘆！

壽山與柴山實乃同一山脈，名字卻深烙著人們對山的不同認知，景色也巧畫出點妝之美和素顏之樸的差異。地景若是人們對自然集體塑造的總成，究竟是什麼造化讓人與山的關係，竟是如此蹊蹺。



圖1 壽山全景（蔡漢正 攝）

話打鼓說柴山

壽山曾是被海水包圍的孤島。那滄海桑田般的歷史只能在冰冷的考古遺址裏窺探。七十多年前，高雄中學教師土屋恭一在北壽山龍泉寺後方發現小溪貝塚。眾多貝殼、陶片、獸骨和少數石斧等遺物，說明距今400~2,000年前，壽山是那謎團般人群生活的一切。然而，他們的故事恐怕永遠只能任由他者來傳述，而他們的文化就像鮮明的斷層切面。

十六世紀中葉以後，大陸漁夫追捕烏魚來到臺灣西南海域。冬至前夕的烏魚最肥美；狂嘯東北季風吹起的浪濤，也最令人畏懼。漁夫操著一葉扁舟，攜帶米、鹽，在壽山外海捕撈、擺盪，整個壽山就像一座燈塔和整補的碼頭。汗水與疲憊的代價有時可以換得一桶桶鹽漬烏魚，有時卻也化為烏有。風雨中的人語分不清是喜悅歡呼或悲淒呢喃，漁夫們的談話和情緒，若能記錄下來，一定可以媲美海明威（Ernest Miller Hemingway）的《老人與海》。可惜這兒是化外海域，就目不識丁幾人，剛說出的話語就立即飄散，船屋外只有勁厲的海風。

海浪重重拍壽山礁岩，「咚咚」作響。在沒有文字的世界，只有山的稜線和「咚咚」響聲可以成為漁夫們指認漁場的默契。

1602年，明朝官員為了追捕海寇，在漁夫引導下來到臺灣，隨行的陳第（1541~1617）隔年完成〈東番記〉。打狗嶼，這是陳第賦予壽山最早的歷史稱謂。「打狗」一詞的音韻仍帶有「咚咚」一詞的聲響，只是語意上流露著對化外之地的輕蔑心態。往後三百二十餘年間，打狗山以及文飾化的諧音「打鼓山」，也就成為官方指涉這座山的地名。

荷蘭人治臺（1624~1662）之後，打狗山不再只是標示空間場域的地標。專業石灰工、伐木工，裝載滿船的木板、薪籐和石灰運往當時東亞轉運中心一大員（今安平），建造房舍，修補船隻，包裝貨物。1650年代荷蘭人在山的西北峽角築起一座碉堡，使這座山開始有了軍事意義。荷蘭人走了之後，鄭家三代更是屯兵山之北側，依序是左營、右沖和後勁。清廷順勢而為，設鳳山縣衙署於打狗山支脈蛇山和龜山間山坳平地，即今左營舊城。至此，打狗山成為清帝國臺灣南境的屏障。

十七世紀末，大陸漢人梯航來臺，高雄平原闢地為農田，圍屋成村落。「柴山」這個民間對於壽山的通稱，不僅具體襯映清代方志所載「打鼓山，樵採所資」的歷史切片，更凝聚常民對於打狗山的集體記憶。「須與山上有樵來，一擔枯株一柄斧」，這是

詩人施陳慶〈鼓山行〉留下柴山僅存的歷史寫實畫面。然而，物質汲取終須昇華為精神靈氣，文化才能精緻。

名山名水大多是文人鼓吹出來的。李丕煜吟詠〈半屏山〉陡然拔地的氣勢；陳文達〈蓮潭夜月〉素寫皓月倒影蓮潭，山水景緻，明媚可掬。在遊宦與文人筆下，花草有了顰笑，雲岫增添風情，最終在七律定格下成為詩中之畫，從而話出了名勝。無論是鳳山六景或八景，表徵了文人意志與胸懷，流露著文化的想像與靈氣。〈泮水荷香〉傳達蓮潭水泮的荷花香，同時提醒士子應有的清高志氣；〈翠屏夕照〉畫出孤絕的半屏山，不也惕勵文人理應胸懷浩然亮節。〈丹渡晴帆〉常常映襯著港澳蒼茫與片舟寂涼，可撫慰失落，可暗自矢言西渡的未來。這三景主體是半屏山、蓮潭和丹鳳澳（今高雄港），恰是打鼓山的北側與南端，但文人獨獨遺漏橫亘這三景間的山景。或許打鼓山過於逶迤難以全景入鏡，或許它橫亘海陸情緒過於複雜，無法歸納為文人淬勉自彊的心志。

在地的人們對於自己的地方往往會投以更為細膩的眼光。打鼓山下內惟的文人卓夢采（？~1758）在1721年朱一貴攻破縣城時，避難打鼓山。在人煙罕至的山裏，卓夢采自得其樂，淡然地「徑深巖作牖，洞曲石為楣」，寫下〈避寇鼓山〉感受鼓山「夜深巖氣靜，長抱白雲眠」的空靈。卓肇昌繼其父親作〈鼓山八詠〉，巍巍「秀峰」、「龍井」甘泉、凌波「石佛」、石塔「垂釣」、元興寺「鐘」、海門「雞嶼」、「旂濱」漁火，以及斜仔彎落日的樵子唱晚等。令人驚訝的是，卓肇昌筆下的鼓山，從秀峰、石佛、石塔、雞嶼到旂濱，完整看到山在物質面的礁岩地脈；凌波、垂釣、漁火和甘泉則指出這座山兼具海洋與陸居的兩棲人文特質。他是以區域完整性來定位鼓山地景，再從整體中篩選出別具特色的人文景觀。一百多年後，日人林學博士本多靜六（1866~1952）規劃壽山公園的視野，竟也如此相似。只是，進入二十世紀以後，日本帝國汲汲於資本累積與發展，國家力量重重改造這座原本屬於常民之「財」、文人吟詠的山嶺。

萬緣還自然

近代，資本家是破壞自然的元兇，帝國主義者是幫凶。他們總是想要不留痕跡地建構一個合理的體系，用社會力快速轉化自然、積累資本。這同時，人的靈氣也在轉化自然中，同自然疏離。傳統文人那種同自然悲喜、同自然吟嘯的情感與胸懷，也就被消融了。



圖2 日治時期淺野水泥株式會社高雄工廠

資料來源：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。總登錄編號：cca100062-hp-ph011_002i-0001



圖3 戰後的臺灣水泥公司

資料來源：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。總登錄編號：cca100062-hp-ph010_015i-0001

1913年，打鼓山劇變的開始。淺野水泥在山脈中段設廠開採石灰，現代化機具劇烈改造山的樣貌。山嵐變色了，林木走樣了，礁岩崩塌了。諷刺的是，水泥廠也畫出新興高雄的邊陲（水泥廠以北），這原本只是註解失去帝國關愛的偏僻地帶，卻意外保住了最後的山巒和蒼翠。進步是什麼？落後又是什麼？壽山不禁戲謔一笑！只是，文人不再也難以風雅這殘破的山脈，柴山也就成為「北壽山」僅存的認知和記憶。

新興高雄的核心在山南濱海處發展開來。寬敞筆直街道像魔術般，無中生有。哈瑪星、鹽埕交相演繹所謂現代化都市風貌。然而，都市空氣太擁擠，人們需要喘息的窗口，公園這個可培育的自然，伴隨高雄新市街開發而來，期能構成調和人群與自然的關係紐帶。1914年打狗公園開始規劃，默默在哈瑪星北側山丘角落。人造林和常民神社低調地提供市街人們的休閒與精神需求。然而對日本移民而言，新市街青澀得令人陌生。要把陌生空間轉變為熟悉的地方，需要更多自我價值肯定的文化塑造，這種價值凝聚的捷徑莫過於國家所投注青睞的眼光。1920年高雄取代打狗為地方名，山也改稱高雄山。高雄，這原生於日本的「他者」地方的名字，也符號化這山的地方名，開始蒐集轉變人們看待山的眼光和認知。

1923年，更大的契機來了。裕仁皇太子來臺，駐蹕官方建於山間的貴賓館，時逢其壽誕，總督府順勢將山名改稱為壽山，接著在本多靜六的規劃下，1925年開始修砌「壽山紀念公園」。或許是高雄人太熱情了，或許是帝國有意安排，1927年，也就是裕仁登基為昭和後的隔年，公園雖剛草創，卻在全臺票選「臺灣八景」活動中脫穎而出，成為代表臺灣的新名勝，也是全臺都市公園中唯一入選者。有趣的是，直至1934年，壽山紀

念公園各項設施才全部完成。官僚吹捧的文化還真是古今輝映、不分國族啊！這種吹捧確實也將壽山點畫在高雄、幻化在昭和的文化象徵指出了意義。

公園既然是紀念，展示的意味也就濃厚。地方貢獻者杉本音吉、總督兒玉源太郎（1852~1906）的功蹟，藉由石碑、雕像擬現事蹟，連接地方認同；昭和天皇的英姿與神聖，藉由保存當年旅高足跡再現歷史，熨貼帝國和殖民地間的皺褶；象徵大和民族宗教精神的高雄神社坐落山腰，守護著新興港市的心臟。此外，海水浴場、運動場、廣場，以及再利用清代大坪頂砲台的高爾夫球場，這些來自西方，帶有現代休閒時尚的空間與設施，提供日本人休憩，吸引臺灣人欣羨的眼光。如此看來，壽山紀念公園兼具現代進步與神聖國家的雙重符碼。相對於傳統文人以山水銘志，帝國主義者強調在培育自然中，展示國家的意志。

戰爭總是帶給文化最劇烈的衝擊。二次大戰開打，日本軍閥迫不及待將壽山劃入軍事管制區，海軍更以萬丹港為核心開始打造全臺唯一的高雄軍港（今左營軍港）。軍港連接山脈北端，山巔、海線變成國防線，彈藥、糧食進入被冷落多年的山林。戰爭越激烈，山的管制越嚴厲。

1945年8月，縱然戰爭結束了，新政府卻把整個壽山畫出更大範圍的警戒線。1957年高雄市長陳武璋按耐不住，向國防部要求開放壽山公園，1959年才勉強開放舊神社以下至街區一帶，實際可供遊憩的範圍僅原公園規模的三分之一。山巔制高點、海邊防守線也就罷了，政府連公園暨有現代休閒空間也鎖入戒嚴，不正暴露心中恐懼遠勝於當年日本人的驕傲。1970年市府積極爭取擴大開放，並計劃逐期將壽山公園闢建為一座包括植物園、動物園、兒童樂園等設施的「綜合公園」，不過其規模約莫只有日治時期的一半。綜合公園相繼完成，昔日濃濃日本風味的景觀也被轉換成新國家的象徵，神社變身為忠烈祠就是裸裎的註腳。

在南壽山歷經國家改造的幾十年間，水泥廠依然盤踞「中壽山」，不斷吐出濃煙，改造地貌。北壽山則被劃入左營軍港合為一體，整個山區如同時間膠囊，深埋記憶深處。柴山這個名詞，變成了一種追憶。然而歷史總是弔詭，那被記憶封印的空間，有時也會冒出意外的春天。

壽山的常民之道

1989年政府解除戒嚴。人口已爆炸成長的高雄市，人們再也無法信守政府對山海的管制，於是追憶體驗「柴山」的健行活動如火如荼地展開。有集結中山大學沿西海岸進入、從後山小徑闖入，有來到龍泉寺穿越民宅、溜進人煙罕至的山林，在「柴山」創發好漢坡、小坪頂、泰國谷、猴岩、一線天、雅座、蓮花洞、富家溝、盤榕和新翠嶺……等。他們以命名確認彼此默契，建立屬於自己的地方。1992年水泥廠終止採擴，高雄人的足跡接踵而至，二層樓、三層樓、四棵榕、鳳凰亭、長春亭、七蔓站、寶座。人們以最誠摯的步伐禮讚這座山，對它告白膚觸的渴望。

成千上萬的人們懷著久被禁錮的渴望來到山裏。當渴望著眼於物質，往往就會變為慾望。鐘乳石被盜、稀珍花草被採，有攻擊獼猴，有破壞生態，不一而足。這對壽山絕對是沈重的負擔，人們納悶、疑惑而躑躅。有人沿山徑兩旁樹木捆綁了七公里的扶繩，被指責「破壞自然景觀和生態」。有人好奇或愛心餵食獼猴，引來生態人與宗教人的兩極評論。

生態與人文如何取得平衡，這始終是個費解的難題，也是一場社會運動。知識分子、社會團體當然也對這座高雄人的瑰寶投入關懷。1992年5月，高雄地區環保人士成立柴山自然公園促進會（柴山會），並與自然保護團體共同舉辦生態解說員訓練。此後，藉由文宣資料或活動，將山的種種傳遞給民眾。這些關懷和活動，無疑是認知壽山的重要啓蒙。文化需要知識啓蒙，更須要行動與機制。柴山會積極發起社會行動守護山林，推動壽山自然公園化。只是，這都會旁的「自然」理想如何回應人們嚮往自然的渴望和慾望呢？



圖4 壽山松鼠（李文環 攝）



圖5 壽山獼猴（李文環 攝）

這自然與培育的自然又如何分野呢？

不管社會如何風雲，總是有一批人每天清晨四、五點帶著茶桶、攜著竹掃帚和垃圾袋上山，山下賣零嘴的謝太太興奮地比劃說：「每天早上，都有許多人來打掃、撿垃圾。」他們就像要去自家後院，為這座山進行日常清掃。有一些山友，自掏腰包購置雨傘、杖棍、醫藥用品和急救擔架，擺放在山上幾個定點，供不時之需。另一批人，每天赤足背水上山，供遊客飲用。謝太太表示：「不管颱風天或是過年，他們都照樣上山，有時摔得滿身黃泥，仍然笑嘻嘻的。」面對遊人的稱讚，這群人卻都輕鬆地以「練身體」帶過。質樸的人不懂得、也不願意浮豔行為的價值，只是秉持內心一點

善念、融入對山的渴望，默默付出，從而內化為心靈信仰。如此，行為才會恆常，形成文化。這是臺灣常民樸實文化之美。這美，讓山有了濃濃人情味，從而吸引更多人投入守護壽山的行動行列。

護山與入山的人不成比例。不可思議的是，湧入山林的人潮，那原本懷著喜悅與驚嘆的腳步，卻交疊成為千百斤重的地鏈，日日敲打著山林。只見人潮所到之處，林木日漸枯黃。只見人潮所到之處，千年礁石被磨禿拋光。只見人潮所到之處，那千年才能穿石的水滴，竟分不清是雨水、汗水或淚水。原來，壽山千百年來的生成與四十餘年的「閉關」沈潛，竟也幾乎難以承載四十年積累的慾望與渴望。糟糕的是，過去國家賦予壽山這塊土地只有功能性的使用人，而沒有當家作主的主人。於是軍方對解除管制區域，棄之不理；市府說暫時沒有引導規劃。開放的前十年，壽山這座「小」山，讓默默守護它的人們，既著急又無奈。

1998年，高雄市政府終於在壽山鋪設木棧道。離地約30~60公分的木棧道，守護表土、保護樹根，是小動物穿梭的生態走廊，是遊客悠遊的步道，是山友攀登高山前的訓練場。它讓背水人更篤定，它讓奉茶人更凝聚。十餘年來，百轉千折的木棧道保護著山林，讓人與自然得以交融共生。假日來一趟壽山，你會看到孩童佇立木棧道綻放笑容，你會領



圖6 背水人（蔡漢正 攝）

略年少馳騁木棧道的活力。我想，那是壽山給下一代主人翁最美好的心靈印記與祝福。

文化有傳承、有創發。幾百年壽山早已積累厚厚的扉頁。那漁夫的款款注目、那文人墨客的詩句、那當權者的矯情，他們所投注的情緒全都是歷史。文化有胸襟，才會包容出生活的美與善。原生的自然也好、培育的自然也罷，山水注入了人的靈氣才會是仙境。反觀，失去人氣的山，終究也只像擬畫出來的山水圖，勉能慰藉嚮往自然之苦。壽山，這座地處高雄都會旁的瑰寶，時時提醒著人對自然應有的關係和態度。壽山始終以最原始、簡單的方式迎接男女老幼、各式人等。我們又應該以怎樣的心靈和態度來感受這亙古的天地呢？未來，壽山還會是人與自然互動的試金石。

清晨，我在蜿蜒的木棧道上踽踽獨行。「勞力又」我說，老人家回答「多謝」。「是我要感謝您清掃木棧道，怎麼您還跟我說謝謝？」老人家滿臉笑意回說「是你們給我做事的機會啊！」老人家一句輕鬆自在的回答，不禁想起臺灣古諺「食是福，作是祿」，那是一種現代人久違的樂天知命。這讓人與山間，更顯得交融了。原來，簡單、樸實的人最能襯托山的景致，輝映山的靈氣。回眸間，我看到壽山百年來的命運在這裏轉折，想起了卓肇昌〈鼓山八詠〉「坐石霞生岫，踏蹊虹作橋」的詩句。

圖7 打掃婆婆（李文環 攝）

